

敦煌莫高窟，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。《敦煌岁时节令》，将敦煌文化与传统二十四节气相结合，通过一张张沧桑悠远的壁画勾连古今，解读画中的历史蕴意和文化含意，力求用当代先进传播手段，多重视角呈现以敦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魅。

但凡国人，对二十四节气都有清晰的认知，可是要把敦煌壁画与二十四节气对应起来，找准二者的文化契合点，说道节气里的人文故事，而后借助一场场文化布道，诠释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年神韵，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艺术话题。本书主编赵声良，从事敦煌艺术与中国美术史研究多年，不但对敦煌壁画、雕塑等艺术作品，有着透彻的理解，而且，对充盈着农耕智慧的二十四节气及其民风习俗，亦多有所了解，加之丰富的史料知识，为他厘清敦煌壁画与二十四节气之间的内在关联，艺术化地呈现敦煌文化胜景，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用中华美学阐释传统文化之魅

◎刘昌宇

全书采用线上、线下两种方式，解析古老的敦煌文化艺术。线上以微信公众号为主，注重让静寂的文物和图片“活”起来，强化文字和视觉的相互统一，在身临其境中，力图让广大读者穿越到遥远的莫高窟时代，感受敦煌无处不在的美。线下主要以新书推介为主，采用一图一解的讲述方式，努力挖掘敦煌厚重的文化内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大量的敦煌壁画和雕塑作品中，有许多门类的艺术作品都生动再现了农耕时代的鲜活记忆，细细品咂，无不与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相关联。立春时的拜神祭祖、纳福祈年、除旧布新，立夏时的迎夏尝新、煮蛋斗蛋、立夏“秤人”，立秋时的祭祀土地、啃秋晒秋、煎香薷饮，立冬时的祭祖卜岁、立冬补冬、交冬饺子等民俗，都浓缩在莫高窟

的一画一塑里。

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，始建于1650多年前的前秦，现存735个洞窟、45.5万平方米的壁画、2000多身彩塑，这些壁画与众多的文献，都蕴藏着大量与岁时节令相关的内容。全书先以古诗词、古习俗作为题引，由浅入深讲解二十四节气的由来、发展和演进；之后，把阐释的重点逐步引入到莫高窟博大的艺术境界里，去探寻古物、古画所表现的二十四节气丰富意蕴。讲解中，作者有意将壁画和文献中涉及的饮食、音乐、舞蹈、服饰等内容与“岁时节令”相融合，生动再现了古人们的生活。在这些众多的壁画和雕塑作品中，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们，通过斑斓多姿的色彩运用、精巧别致的独特造型、超凡脱俗的匠心构建，于一笔一划和一塑一物里，尽将

上至帝王将相的饮食起居、宫廷娱乐，下至黎民百姓的婚丧嫁娶、稼穑农事等日常生活，一一熔铸在二十四节气的阔大版图里，深入触及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不同层面，力透纸背地表达出华夏各民族多元的精神追求与道德追求，热切展现出中国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殷殷向往，并彰显出他们丰富而博大的心灵世界。

敦煌莫高窟和二十四节气，都是有故事的文化风景。如何讲好故事里的“故事”，揭示二者深厚的思想意蕴，是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。《敦煌岁时节令》在这方面，可谓做出了有益的尝试。作者秉承着“古为今用”的原则，先从藏经洞出土的文献资料中，爬梳古代敦煌人如何过传统节日的文字依据，随后根据文献内容，用现

代语言逐一整理成篇。之后，再从石窟中找出一幅或几幅具有代表性的精彩壁画，并进行新式美术设计，最终呈现给我们的，便有了千年壁画及雕塑，与二十四节气的美妙邂逅。这种浑然一体的解析，将两个独特的人文景观紧紧融为一体，在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中，既相互参照，又彼此呼应，从而为我们传播中华美学，叙写当代语境下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
敦煌莫高窟和二十四节气，是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它们体量巨大，每一部分都不可替代，《敦煌岁时节令》粹取各自的精华，由点到面，缀玉联珠，新颖的阐发，格外引人关注，也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创新表达，这一宏大命题，有了更多理性和清醒的认识。

生命中有光的灵魂旅者

◎彭忠富

女作家三毛一生游历五十多个国家，掌握十几种外语，读过三千多部世界名著。在她短暂而精彩的一生中，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。除了旅行而外，三毛还留下了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《万水千山走遍》等散文集，以及《橄榄树》等填词作品。三毛一辈子“讲真话、写真情、绘实景”，用朴素自然的文字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瑰丽的浪漫世界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，也有非洲沙漠的驰骋，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。三毛虽然英年早逝，但是她追求自由，敢爱敢恨，譬如她与荷西和王洛宾的恋情，至今让人津津乐道。

知女莫若母，三毛的母亲缪进兰认为：“三毛是个纯真的人，在她的世界里，不能忍受虚假，就是这点求真的个性，使她踏踏实实地活着。”三毛经

历了灰暗的少女时期和多舛的青年、中年时期，使得悲情成了她作品的基调。她用看上去平和真纯的笔触向人们一点点展示她内心的疼痛、生活的艰辛、平凡人在人间无助的挣扎，以及对生命的感悟，那些朴素的文字里满是泪水。传记作家翟晚斐认为，三毛的生命中有痛，但痛而不悲；三毛的生命中有光，却亮而不明；三毛的生命中有爱，但真而短暂。

三毛是一位探寻生命终极价值的灵魂旅者。翟晚斐最新出版的《三毛传》包括“渴望自由的青春”“生离死别两茫茫”等九章，以三毛的生平为主线，借助三毛的作品及写给家人、朋友的信函信札及采访等一手资料，还原三毛不舍梦落、寻遍天涯的人生历程，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个随性洒脱、恣意而活的三毛，再现了她一生都在追寻的那梦中的橄榄树、柔情的雨季和永远的撒哈拉的忠贞与执着。

翟晚斐指出，三毛以与众不同的个人气质和独特的文笔，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精神世界。她用纤弱的肩膀，背起沉重的行囊，踏遍万水千山，只为寻找梦中的“橄榄树”。这里的“橄榄树”，既指真实的橄榄树，这种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高大乔木。也指三毛对自由奔放生活的一种追求。三毛曾说，“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势。一半在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，一半洒落阴凉，一半沐浴阳光。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只鸟，飞蛾永恒，没有迷途的苦恼。东方有火红的希望，南方有温暖的巢床，向西逐退残阳，向北唤醒芬芳。”一棵树也好，一只鸟也罢，尽管它们在自然界里寂寂无名，但是它们却拥有旁人难得的自由。

荷西给予了三毛至死不渝的爱情，撒哈拉给予了三毛热情奔放的人生。三毛的一生，无需杜撰就已经足够精彩。她追求的是一方净土，灵魂可以在那里自由飞翔，思想可以在那里肆意遨游。自由地生长、呼吸、歌唱和爱恋，这是绝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境界。三毛在见到王洛宾后说：“我们就是一对恋人，你无法阻止我不爱你，这是我的自由！”这是荷西去世后，三毛第一次对一个男人敞开心扉。虽然没有接受三毛的爱情，但是王洛宾却在三毛逝世后留下了这首《等待》：“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/且莫对我责怪……”诉说着他内心的愧疚和遗憾。

想念总在不经意间呈现

◎张光茫

想念，是生命的延续，记忆的永恒。想念往往不是刻意的，它出现在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瞬间，看电影，听首歌，望着一张相片的时候，或者，就是在闭起眼睛的那一刻。读沈从文的散文集《想念》，往往不是刻意的，那年、那人、那景、那情，不经意间，便触动心扉。想念中的美好，总在不经意间呈现。

沈从文心中最难割舍，是对故乡的思念。湘西是他心中的乐土，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。故乡里，有渡船上等待爱人回来的翠翠，脚楼上守望归人的女子，辰河小船上唱歌的水手，当然还有过柳林岔一程一相思的从文……这正是自然的生命方式所在，即使有所陋习鄙闻，也因为“人与自然的契合”而显出生命的真诚所在。沈从文曾说：“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，那可不是我，我只想造希腊小庙。”这座希腊小庙，就是他构建的湘西，就像寄托“人性”于希腊小庙一样，将自己对纯情自然和心有所归寄托于无比熟悉的家乡。

沈从文不乏回忆友人的文章，如徐志摩、朱自清等，里面充满了对友人深深的情感。那淡淡的忧郁，辽远的愁绪，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，

就像翠翠唱的那首歌，微笑里藏着哀痛，快乐里夹着忧愁，非常柔和，又不知不觉浸着一丝凄凉。如他写：“美丽总令人忧愁，然而还受用。美既随阳光所在而存在，情感泛滥流注亦即如云如水，复如云，如水，毫无凝滞。”从这些“悲美”中，我们似乎看到了沈从文对生命的诠释，感受到了他对生命的爱。同时，描写景色是沈从文颇为擅长的，对细节的描摹，将景色呈现于字句中，让人神往之，心愉悦之，似也经历过这样一番别样的景色，净化人的心灵。

沈从文一辈子有讲不完的温柔与爱。他一生给张兆和写过许多封信，尤其是早年间的书信，字句间流淌着的都是浓浓的爱意：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同时，张兆和给他的回信，也充满了关心和思念：“我觉得你的长处，不在这方面，你放弃了你可以写魅力动人的小说的精力，写这种一振一振不痛不痒讥讽世讥人的短文，未免太可惜。”后来沈从文隐退文坛，失魂落魄时，张兆和写信开导他：“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，太消沉了，不是求生之道，文章固不必写，信也是少写为是。”这种真情，足以感动世人。阅读他们的往来书信，整颗心像浸润在蜜糖中一样甜美。

读沈先生的散文就像欣赏一个不施粉黛、衣着朴素的漂亮女子——华而不俗、朴而不拙，自然中透出情韵，平淡中见到真诚。沈先生早已远去，他的墓碑上，镌刻着这样一段铭文：“照我思索，能理解我；照我思索，可认识人”，诉说的便是他那一生至诚的价值追求和人文理念。沈先生的种种思索，不啻于一首现代文明的挽歌，在欲望深深的都市，给浮躁者以沉静，给迷茫者以指引。



阅
WORLD
READING DAY

读